

两代人经历和讲述的红色故事

拜学英

我的家族中曾发生过与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及其率领红军长征有关的事，堂爷拜文海1935年和阿訇接待过被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毛泽东率领的红军长征队伍；堂叔拜福贵在陕义堂革命旧址做红色讲解员22年，义务为人们讲解红色故事。两代人延续的故事留在了西海固广袤的黄土地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挖掘整理相关事迹，以飨读者。

1935年10月3日，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走到了距终点不远的甘肃会宁，10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4位领导随一方面军从会宁向单家集方向而来。

单家集坐落在通往静宁县城的大路旁，因很早有集市而闻名。在毛泽东率领红军到单家集一个多月前，单家集葫芦河西岸就曾驻扎过红军，拜文海因开过饭馆，做得一手好饭菜，被叫去给部队做饭。部队驻扎期间，宣传北上抗日政策，尊重回族风俗习惯，赢得了当地回族群众的拥护。

10月5日，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路过单家集，拜文海和阿訇马德海一道用回族接待贵客的最高礼节接待毛泽东和他的队伍。

在陕义堂，毛泽东与马德海促膝长谈，拜文海又为毛泽东做了一顿回族丰盛的九碗席面子。毛泽东等人边吃边与马德海和拜文海交谈，从回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到单家集的风土人情、社情民意无所不谈。晚上毛泽东住宿在陕义堂后院北侧两间平房里。单家集家家盘有火炕，毛泽东不习惯睡火炕，拜文海就让人从寺门前的铺子里卸下两块门板放在土炕上，然后铺上被褥，让毛泽东睡了一个踏实觉。

第二天吃过早饭，毛泽东率部沿好水川行进，当晚到达固原张易堡一带宿营，随后登上了红军长征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深秋的六盘山顶，秋高气爽，蓝天白云，毛泽东诗兴大发，吟出了著名的《清平乐·六盘山》，使六盘山中外闻名。

让单家集回族群众难忘的是，红军并不在群众家住，而是住在麦场或空房里。他们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不随便在井里打水，更没有随便吃老百姓的馍和饭。单家集的回民还未见过如此纪律严明的队伍。

毛泽东离开单家集不到2个小时，几架从平凉方向来的飞机对单家集狂轰滥炸，陕义堂大院里落下了两枚炸弹，阿訇房侧的一丛葡萄树，被炸得满院都是树枝。好多弹片落在未被炸断的葡萄树枝上，零星弹片飞散在房檐上，将木板前檐炸出了许多小洞，至今痕迹尚在。要不是高大茂盛的葡萄树遮挡，毛泽东与马德海促膝长谈的房子也会被炸得面目全非。那次轰炸，幸亏是寺院里投下的炸弹未有人员伤亡，外面投下的一个炸弹把村民苏金明的腿炸伤了。

拜文海和马德海当时只知道接待的是红军，但并不知晓他们曾接待过的红军首长是毛泽东，按当时红军的保密制度是不允许随意让外人知道毛泽东真实身份的。第二天，国民党的追兵到单家集，接待过红军的人怕国民党队伍报复，跑出去在外地亲戚朋友家躲了好几天，等国民党队伍走了，风平浪静，才回到单家集。

拜学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文史馆研究员，现供职于宁夏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1976年9月，毛泽东当年的警卫班长陈昌奉来单家集陕义堂视察，对拜文海及拜福贵还有陪同的县乡村干部说：“当年我陪毛主席就是到陕义堂住宿吃饭的，当时有个回族老乡为毛主席做了一席九碗菜。”单家集的干部指着拜文海说：“就是拜文海老人。”陈昌奉握着拜文海的手久久不愿松开，相互回忆着当年的情景。

随着陈昌奉重走单家集，拜文海一

时成为媒体记者关注的焦点。部队、机关、学校纷纷请他去讲述那段故事。

1980年前后，部队重视收集军史资料，固原军分区司令员李凯国把拜文海请到固原，详细询问当年红军路过单家集的情况。拜文海说：“当年那席九碗菜是我做的，但不知道吃饭的人是毛主席。”此时，共同经历过那段往事的当事人大都离开了人世，已很少有人能说清

当年的情况。

在部队和当地的领导让拜文海回忆讲述那段历史前，他从未给任何人提起过，也从没因此向政府提过任何要求。他曾说，单家集自古就是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队伍、商贾数不胜数，但像红军这样尊重回族、秋毫无犯的却没几个。

历经磨难的拜文海1991年农历九月十二以85岁高龄无疾而终。

三

1979年，陕义堂重新开放，拜文海的长子拜福贵被推选为陕义堂寺管会主任。随着党史、军史界对红军长征研究的重视和深入，到单家集参观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拜福贵因为拜文海的原因知晓更多情况，便成了重点采访对象。他忙得不可开交，除了陕义堂的事务，还成了义务讲解员。

1996年前后，正是全国上下隆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日子，西吉县委和政府在全力筹备建设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党史军史研究人员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红军长征到达西吉将台堡、单家

集等地的文章，在全国形成影响，于是全国各地各行业的人士纷纷慕名来到单家集参观学习。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也来过陕义堂，参观了当年毛泽东住过的房子，并与拜福贵亲切握手。

前些年到过单家集陕义堂的人会在寺门前看见一座刻写着“一代天骄·人民救星”的石碑，那是单家集全体坊民1993年12月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自愿集资建起的纪念碑。那年，社头马文德采纳了青海军区司令员安皎驹的建议，征得单家集村民同意，大家集资了数千元，安皎

驹又协调了1万元，修建了纪念碑。

1996年，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拜福贵有幸在陕义堂当年接待毛泽东的房子里，接待了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毛新宇一行与几位回族老人握手问候，见回族群众热情欢迎他们，毛新宇深情地说：“当年我爷爷带着红军长征路过单家集，群众热情接待了他，6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来到单家集，受到单家集群众的热烈欢迎，这种热情，我永远忘不了。”

四

如果说拜文海是经历者，那么他的儿子拜福贵就是讲述者。

2004年，红军会师的西吉将台堡、单家集被定为全国百条红色旅游经典线路，拜福贵被聘为专职义务解说员后，为慕名来单家集的人们讲述着那段红色历史，介绍当年毛主席率领红军路过单家集的情况。拜福贵的讲述散发着泥土的质朴，情真意切，生动感人。他曾打趣说：“如果我是老师，客人是学生的话，那到如今学生已有十多万了。”

念，从单家集乃至西吉的民俗风情、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拜福贵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听者莫不感动鼓舞，都说拜福贵是一名传播正能量的回族老人。他以清晰的记忆，条理清楚的解说赢得了各方面人士的赞扬。

拜福贵义务讲述单家集红色历史22年，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具体接待了多少人，解说了多少次，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曾打趣说：“如果我是老师，客人是学生的话，那到如今学生已有十多万了。”

五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陕义堂自身的建设，曾先后以不同形式对维修、重建以支持。拜福贵曾多次说，没有毛主席到陕义堂，哪有今天陕义堂的热闹。

时至今日，当年毛泽东与马德海长谈过的房子已被列为毛主席会见阿訇旧址，住宿过的民房也被列为单家集革命旧址，得到保护利用；当年单家集群众集资修建的纪念碑也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得以重建。陕义堂门前的村民早已搬迁，腾出一块空地，建成了民族团结广场，成为单家集人集会、散步、休闲的场所，陕义堂门前已建成的一排青砖蓝瓦房被列为旧址的一部分，开设有文化书屋、红色图书室，被自治区党史研究室列为党史宣传教育基地，被固原市评为十佳农家书屋。

那些年，拜福贵已年迈多病，只身一人住在一室多用的图书室，接待游人、介绍情况、借阅整理图书、收发村民信件，把图书室管理得井井有条，把毛泽东曾住过的小院子打扫清理得干净整洁；热

情周到地接待了各级各地各界前来参观的游客。

拜福贵有个习惯，接待解说过的团体都会简要记录，厚厚的一本，从1995年义务解说开始一直到2016年10月，历时22年。前面部分是他整理的红军三过单家集史实资料，后面的内容是来陕义堂参观采访的重要人物和团体的追记以及陕义堂大事记。拜福贵以他简洁质朴的文字为后人疏理了一段单家集红色旅游起步发展的历史。

拜福贵把回族人民的热情好客，把西吉的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传播着，影响着人们。他曾说：干任何一件事情，进一门比海深，要做好一件事就得付出精力。就像红军三过单家集，拜福贵只知道部分情况，但要讲深讲透，需要付出毕生精力和心血。拜福贵生前曾获自治区道德模范、最美西吉人、西吉县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称号。

拜福贵受传统文化教育，知书达理，豪爽直言，执着信仰，淡泊名利。后半生

被人们称为“西吉一宝”的拜福贵，在陕义堂饱含深情地一天又一天、一遍又一遍地宣传着长征精神，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让前来参观的人深受教育。最多时，一天要为六七拨人讲解，每一次讲解，都精神饱满，声情并茂。拜福贵说：“即便每天讲上十几遍，我依然心潮澎湃，因为红军长征留给单家集的物质财富是无价的。”尽管这些年拜福贵家庭变故，孑然一身，无人照顾生活起居，但他依然乐此不疲，义务为人们讲述着。

拜福贵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他说的话。他以陕义堂纪念馆为家，不图名不图利，义务为天南海北的人们讲述了22年，直到病倒在岗位上。为拜福贵送医的人们看着陕义堂寺院里毛主席故居那扇依然敞开着的木门，都异常悲痛。拜福贵虽走了，却把一种精神一种执着，把回族人民对红军的真情留在了西海固的地球上。他用一个回族老人的执著和数十年如一日的行动书写着让人感动的家风故事。拜文海和拜福贵两代人延续的故事留在了西海固广袤的黄土地里，深深的感动和影响着人们。

拾遗
“南京路上好八连”
拒腐蚀 永不沾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1963年建军节之际，毛泽东同志创作了这首《八连颂》，赞扬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某团三营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

“南京路上好八连”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连队：1947年，在山东莱阳城西水头沟小园村，几十个胶东农民子弟编在一起，组成了该团的四大队辎重连，1949年6月，改编为三营八连，进驻上海南京路，担负警卫巡逻任务。八连首任指导员张成志在党支部会议上指出，要让全连保持高度的警觉性。之后，官兵们每天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人城公约十大守则》，做到了身居闹市却一尘不染。

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授予该连“南京路上好八连”荣誉称号。1964年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让“南京路上好八连”家喻户晓。

几十年来，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拒腐蚀、永不沾”，坚持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传统从没变过，“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据《人民日报》）

最早“寻找证据的人”

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创始人”之一，段月萍开启了诸多“第一次”。

为抗议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将南京大屠杀事件铭刻在国人记忆中，1983年底，南京市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事宜。50岁的段月萍与另外两人一起组成了办公室“三人小组”。面对“一穷二白”的状况，负责史料搜集的段月萍只能每天往返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图书馆，找出了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档案史料120多种，共计550万字，图片照片200多张。如今，纪念馆的馆藏史料、文物丰富了，但段月萍当年搜集的史料至今仍是展陈核心内容。

“活证据”也很重要。建馆前，段月萍主持开展了为期五个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普查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他们设计了登记表格，以亲身受害、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为取舍标准，经过一遍遍筛查，确定了1200多名幸存者。正是这次普查，唐广普、刘永新、李秀英、夏淑琴等一批重要历史见证人被发现。令段月萍心痛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不断老去，当初的1200多人，如今只剩下100多人。

（据新华社南京电）

承载飞天梦的“战袍”

中国国家博物馆内，收藏着一件承载中华民族飞天梦想的“战袍”。

银灰色的头盔、装有真空隔热层的压力服、厚的手套和靴子……这件航天服重约10公斤，用特殊高强度涤纶做成，能够适应航天员在飞行上升段和返回段时的各种状态要求。衣服的心脏部位有一个圆钮，可以调节内部压力、温度和湿度。这件航天服，见证了2003年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全过程。

自那以来，中国载人航天不断开创新的“首次”——神舟六号任务首次进行多人多天飞行试验；神七任务中，航天员穿着我国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首次漫步太空；神舟八号实现首次交会对接；神舟九号、神舟十号分别实现女航天员首度出征和太空授课……2016年9月15日，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天宫二号成功发射。一个月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二号成功实现交会对接。今年4月29日，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一个月后的5月29日，天舟二号货运飞船顺利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并与天和核心舱精准完成自动交会对接。

（据新华社北京电）

瞿秋白翻译《国际歌》

微笑地说：“此地甚好。”尔后，唱着自己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英勇就义。

瞿秋白翻译《国际歌》始于1920年8月。当时，他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在莫斯科，瞿秋白被许多新事物所吸引，其中之一，就是苏联人民时常高唱的《国际歌》。他认为，《国际歌》坚定豪迈的歌词、庄严雄浑的旋律，唱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求解放的共同心声。当时，《国际歌》在中国已经有了两种译文，但由于译文晦涩，一直没能传开。瞿秋白下决心重新翻译，要使《国际歌》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喜爱的战斗歌曲。

1922年12月，受陈独秀邀请，瞿秋白启程离开莫斯科回国工作，次年初到达北京。回国后，瞿秋白不顾鞍马劳顿，就着手重译《国际歌》。他一遍遍地斟酌原文，一字一句地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又找来一台钢琴，反反复复地弹唱，直到他认为恰

当地配上了乐谱，才定下一句。

当译到“国际”一词时，难住了瞿秋白：这个词，外文是很长的一串音节，可是汉语里就是这两个字、两个音，如果照译，歌词里就只能译成“国际——，就一定能实现”，这样是很不好唱的。怎么办呢？瞿秋白在小屋子里踱来踱去，哼着、想着。忽然，他停顿脚步，又疾步回到琴边，娴熟而有力地又弹了一遍，与此同时唱出“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就这样，他用音译的办法，解决了中外文歌词音节不匹配的难题。

后来，瞿秋白曾告诉朋友说，“国际”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现在汉语用了音译，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的时候可以和各国的发音一致，这样就可以收到中国劳动人民与全世界的劳动者“万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果。就这样，瞿秋白译好了全文。歌声在回荡着、召唤着：“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据《人民政协报》）

红色百年 奋斗百年

一架旧风琴保守了多少党的秘密

一个夏天的傍晚，李大钊带着女儿在一个拍卖行里淘了一架风琴，回来后放在书房的西墙下，又到厨房打了一盆水，把琴擦得乌黑锃亮，像新的一样。

热爱音乐的李大钊，闲暇时经常将子女召集到这个房间，用脚踏式风琴，教他们唱《国际歌》等歌曲，并讲解歌词的含义。“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李大钊将理想信念和对孩子们的教诲融入歌声中，用这种独特的方式传播革命斗争精神和共产主义信仰。

在那个觉醒年代，风琴不仅是乐器，还是“秘密武器”。

李大钊在召开秘密会议的时候，为了防止敌人窃听，他会弹起风琴，用琴声遮掩谈话的内容。特别是刮风下雨的时候，雨声、风声和琴声交织在一起，一



（资料图片）

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及家人在石驸马后宅35号（现文华胡同24号）居住。这里是李大钊在北京与家人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西厢房是李大钊的书房，也是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重要会议的地点。据北京李大钊故居管理处助理员范羽明介绍，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回忆，因为在此是租住，李大钊经常去东边头发胡同的小市场淘一些旧家具、旧书籍。

在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西厢房靠墙陈设着一架黑色老式风琴，漆面斑驳，白色琴键已经泛黄，难掩岁月的痕迹。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他不满38岁的一生中，约10年时间在北京度过。

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及家人在石驸马后宅35号（现文华胡同24号）居住。这里是李大钊在北京与家人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

西厢房是李大钊的书房，也是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重要会议的地点。据北京李大钊故居管理处助理员范羽明介绍，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回忆，因为在此是租住，李大钊经常去东边头发胡同的小市场淘一些旧家具、旧书籍。